



XIAOXUESHENGCONGSHU

小学生丛书

今年你七岁

内 容 提 要

7岁这个年龄,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个转折点。离开了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跨入了以学习为主的校门;摆脱了阿姨的整日庇护,开始了相对独立的崭新生活……他们遇到一些什么新鲜事儿?他们的脑子里会闪起一些什么怪念头?面对孩子出现的种种问题,做家长的又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小学一年级生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同时记录了孩子家长的所思所想。作品情感细腻真挚,思考深入新颖,文笔自然幽默,不仅孩子读来妙趣横生,家长读来也将深受启迪。

1986年8月29日

窗户上刚刚露出一点曙色，我和你妈妈就起床了。

我走进你的小房间，来到你的床边，发现你还没醒来。你朝外蜷侧着身子，脑袋已歪在了枕头的一边，那张小嘴随着均匀的呼吸在轻微地翕动着，口角边还淌着一丝亮亮的口水……你还是睡得那么香那么熟。

我总喜欢在你甜甜睡熟的时候端详你，没有什么时候比你这时更让人觉得可爱了。我真不忍心喊醒你，可我又不能违背昨晚答应你的诺言。我终于俯下身，捏了捏你的小鼻子，说：

“阿波，醒醒！该起床啦！”

你一个激灵，猛地坐了起来，你的动作如此迅速，简直让我吃惊。

“爸爸，现在几点了？”

你没顾得上揉一下惺松的睡眼，就焦急地问。

“5点30分了。”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你飞快地穿起汗衫，可慌忙中你的脑袋没套进领口却套进了袖口，你的脑袋当然大于袖口，任你怎么努力也套不进去，我不得不帮你的忙。等你穿着完毕，趿起鞋子，刚走出你的房间，又猛地站住了！

吃饭间的餐桌上，你妈妈已摆好一盒大蛋糕，插在蛋糕上的6支蜡烛的烛光，在极温和地摇曳着；餐桌上面，我和你妈妈交叉拉起的两串彩灯，时亮时灭地象繁星般地在闪烁……

烛光和彩灯交相辉映，把个小小的吃饭间映照得五彩缤纷、~~光芒~~迷离。”

你瞪大~~圆~~眼睛，怔怔地没动。

让你又~~惊~~又喜，正是我们的愿望。

“阿波，祝你生日快乐！”我说。

“阿波，祝你~~将~~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你妈妈说。

显然，你很激动。可你又努力不想把这种激动表现出来，这使你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使我无法描摹的表情。你走到餐桌前，时而看看头顶上的彩灯，时而看看烛光，忽然又急切地问道：

“爸爸，时间到了吗？”

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

“到了！正好 5 点 40 分！”

哦，5 点 40 分！你早就想守住这个令人快活的又不可捉摸的时刻了！昨晚，你迷糊得睁不开眼，困得东倒西歪，可嘴里还老是念叨着这个时刻，直到疲倦彻底征服了你，你再也没有力气操这份心为止。这个时刻，对你来说实在太玄乎，太奇妙，也太重要了！只是刹那间，你突然一下子长大了一岁；而因为这一步，你就可以进小学读书了！

你伸出自己的手，端详了一会，大概想看看是不是变大了一点；又低头活动活动你的脚趾，试试你的鞋，你可能以为你的鞋变小了，你的脚突然穿不进去了；你又走到身高量度表前量了一会儿，你也许指望你一下子长高了一截……

你很快发现，在这神秘的刹那间，你什么也没有变！手还是那么大，鞋子穿进去依然合适，身高和昨天一模一样。

可你还是变了，你从实实在在的 6 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 7 岁，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跨进小学的门坎了，是的，同样在这神秘的刹那间！

当你鼓着腮帮一口气吹熄了那 6 支蜡烛后，你竟跑到了阳台上，向着暮夏的宁静的展空，向着横亘



在楼前的空旷的马路呼喊著：

“噢！我7岁啦！我7岁啦！”

“嘴！我马上是个一年级小学生啦！”

不远处的黛绿色的钟山刚露出它那雄伟的轮廓，锁金小区的楼群还没从那酣睡中完全苏醒，你的呼喊显得特别的响，传得特别的远……

在彩灯的映照下，透过蜡烛冒出的缕缕余烟，我和你妈妈深情地相视而笑……

6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时刻，你在昆山人民医院出生了。可是，我却没在你的身边，你妈妈比预产期早产三天，我没来得及从南京赶回来。

我没有听到你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哭，没有

领略到你瞥见人世间第一缕阳光时的惊喜神情；我没能在你妈妈最艰难的时候，让她握住我的手，向她传递我的抚慰和鼓励，听我说上几句充满温情和暖意的话；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我甚至连在产房门口担惊受怕的感觉也没能体验上……

“你真是个轻松的爸爸。”有人对我这么说。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每当你的生日的来临，一种愧疚和不安不由自主地会卷过我的心头，对你也对你的妈妈。这无疑是我的遗憾。

记得你出生的第二天早晨，我匆匆地赶回来了。我提着一罐岳母煮好的鸡汤，骑着自行车直奔医院。

显然是由于我的过于兴奋而车速太快，也由于一个农民转身时不慎将一把伞柄插入了我的前轮，这远远胜过一次急刹车，我猝不及防，猛地从车子上腾空摔了出去。这一跤摔得委实不轻！裤子摔破了，膝盖磕得鲜血直流……但我很快极为惊讶地发现，尽管我十分狼狈地跌倒在众目睽睽的大马路中央，但那罐鸡汤却仍然高高地提在我的手里，而且汤汁一点儿都没有溢出来，不管从什么角度去考察，我相信这无论如何算得上是奇迹！

那位农民把我拉起来，再三向我道歉。我以前所未有的宽容的口气说：“没事！”甚至还向他微笑了一

下。

对我的微笑，那农民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得不向他补充了一句无疑更使他莫名其妙的话：

“我已经有儿子啦！”

我一手提着鸡汤罐，一手推着车，一拐一拐地走了，因为我完全不能骑车了。我回头，发现那农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象看什么稀罕物似的目送着我。我想，对我的微笑和我的话，他或许琢磨上几个星期也未必能回过神来呢！

是的，因为有了你，我想向大路上每一个陌生的行人微笑，我愿意和任何伤害过我的人和解，我真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亮亮我的歌喉……

一踏进医院产科的病房，我就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呼唤着我。我看见了，那是你妈妈的眼睛。显然，她期待我很久了。我快步走过去，坐到了她的身边，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脸如一张白纸，嘴唇也毫无血色，她在生与死的边界挣扎搏斗了整整5个多小时，她胜利了，可也疲惫不堪。她对我微微地笑着，眼睛里却隐隐闪起了泪光。我说不清这里面除了幸福和甜蜜之外，是否还夹杂着一丝委屈。我们无言地对望着，久久地目不转睛。我发现她的眼

神里漾动着一种极为迷人的光辉，那就是母性的温性和柔爱，虽然她显得十分虚弱，虽然她已告别了美妙的少女时代而成了一位母亲，可看上去却更年轻更动人了！

护士知道你的父亲来了，破例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你抱了出来。哦！我终于见到你了！

阿波，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模样吗？就象一团肉疙瘩，通体泛红，散发着乳香，甚至微微带着透明，嫩得让人不敢碰，仿佛一碰就会给碰破似的。你不停地蹬着藕样的小腿，舞着藕样的小臂，还一个劲地嚎哭着。你哭得很响，却没有泪。我不明白你是在向我这个迟到的父亲表示不满，还是因为在母腹中被禁锢得太久了而借此贪婪地呼吸人世的空气。看着你乌黑卷曲的头发，狭长的眼眶，小巧红润的嘴巴，我托着你的手都有点微微发颤了。我害怕我这个粗手粗脚的父亲不小心会碰痛了你。

“团团，到妈妈这儿来。”

你妈妈坐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把你递给了她。

这时，护士对我说：“你儿子身高 52 厘米，体重 6 斤 8 两，够标准的了。”她环顾了一下其他病床上的产妇，又压低嗓音对我说，“你儿子是这几天生的

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我很感谢她的赞扬，也十分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但我总免不了担忧：她对其他的产妇或产妇的丈夫是不是也会说同样的话？

你在你母亲的怀里一下子就没有了哭声。你又回到了你所熟悉的气息和馨香之中了，你显得那么平静那么安稳，你只是歪着小脑袋，咧着小嘴巴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哦，团团饿了，要吃奶了。”

你妈妈不到 24 小时就来奶了，而且那么充足和丰润，竟很快滴湿了前襟。她亮开衣襟露出胀鼓鼓的乳房，将乳头轻轻地送到了你的唇里。

这是开奶！也是你第一次喝到母亲的初乳。

你是那么贪婪那么迫不及待，你衔着乳头，鼓着腮帮，用着全身心在吸吮。你妈妈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微微昂着头，两片红晕和一种快意霎息间遍布了她的脸庞；随着你有节律的吸吮，她的嘴里发出着轻微的醉意陶陶的喘息……在这以后，我不止一次听你妈妈说，在你喝奶的时候她总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滋润和惬意。

我忽然觉得病房里静极静极，静得让人迷瞪，让人晕眩。我只听见你“咕嘟咕嘟”的吮奶声和你妈妈

的喘息声，而这声音又似乎扩大了一千倍，充满了病房的整个空间。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幅动人的哺乳图，听着这让人如痴如醉的声音，心里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温馨和最纯净的爱填满了，我也有些奇怪，你刚刚来到人间才一天多，怎么就能如此熟练地吸吮乳汁？或许你在母腹之中早已学会了，或许这就是人的本能……

哦！人，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旅程的。

今天，你已经迈进了7岁的行列。你长高了，有118厘米了。你度过了人生最初的6年。

这6年里，你从嗷嗷待哺变得活泼健壮了，你从牙牙学语变得能说会道了，你从蹒跚学步变得能欢蹦乱跳了。无疑地，在这些变化里，付出了我们的辛劳，倾注了我们的心血。亲爱的孩子，你是不会责怪我们的，因为有了你，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同时却也生出殊多的烦恼；因为有了你，我们感到无限幸福，同时也常有莫名的忧虑。就象我们疼你、爱你，疼不尽、爱不够，却有时也会粗暴地对待你……

虽然我无法摆脱“望子成龙”的流俗之见，但我却不敢奢望能把你塑造得多么完美无瑕，因为我知道我本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在这6年的生活里，

我已经发现，你时常会犯一些小错误，而在对待你的错误时我却每每也充满着错误。我还感到，任何一种教育培养孩子的理论，最多只能给我一点点启示，却不可能给我提供现成的教案，对待每一个具体的孩子只能有他自己的最具体的理论。因为对你也罢对我也罢，每一天都是新的，每走出一步都显示着偶然，在我和你的面前常常是弥漫着大雾……

今天，是你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你7岁了。你明天就要去学校报到，将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了。你还不会写字，从今天开始，我将为你写日记。记下你生活中的欢乐、幻想以及歪斜的足迹，同时也记下我的希望、祝愿以及种种矛盾的心情和混乱的思想。你我是父子，共享天伦之乐；同时又是平等的朋友和伙伴，结下情谊。我还将记下，在这种欢迎和情谊之中，我究竟给了你点什么，你又给了我点什么……

1986年8月30日

给你过完了生日，今天又陪你去学校报到注册。

一走进报到的办公室，你就不安份。一会儿翻翻桌上的书，一会儿摸摸电话机，一会儿坐到沙发上去弹两下，一会儿又跑到阳台上去看楼下的操场……一刻也没有停过。

“你儿子一定是个调皮王。”

负责接待的女教师一见到你，就友善地笑着对我说。

我也颇为谦虚地朝她笑了笑。说来也怪，现在“调皮”这个词已完全成了褒意，甚至是一种夸耀，一种恭维。如果谁对哪位家长说：“你的孩子真调皮。”那这位家长一定不会生气，相反会面露喜色地附和道：“是呀，太调皮了。”“调皮”似乎和“聪明”划上了等号。我所以笑得这么“谦虚”，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报到的同时要的口试，学校要了解学生有关智力方面的情况。虽然我一点不担心你在智力上会有什么问題，但这个考试也不能太马虎呀！临来前我再三叮嘱你要认真些，你把头点得象鸡啄米，可临到这个时候你却一点儿不在乎，只顾自己玩儿看新鲜，好象根本不知道会有考试这回事儿似的。我不得不压低嗓音对你说：

“阿波！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老师马上要对你考

试了。考不好，学校不收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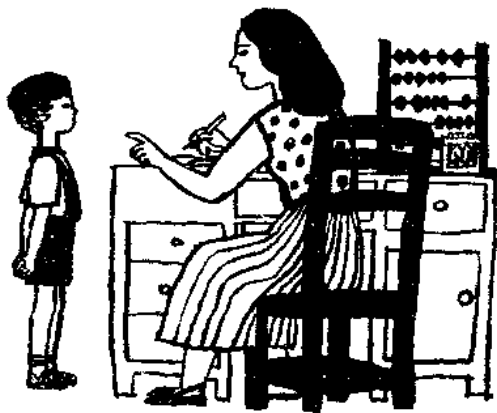
你的变化实在神速，一下子认真起来，而且这认真劲儿简直让人又好笑又心酸——你直挺挺地站在老师面前，完全象个乖孩子似的双手反剪在身后，鼻尖上冒着细密的汗珠，脸色都有点发白，显得紧张而又尴尬。我想，你刚才固然不应该那么不在乎，但此刻也没有必要“认真”到这么可怜的地步呀！

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一波。爸爸妈妈在家里叫我‘阿波’。”

“今年几岁了？”

“前天我还是6岁，昨天起，7岁了。”



你说着，将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伸出来扬了一下，表示“7”，做完这个动作，又将右手乖乖地反剪在身后。

老师微微地点头，对你的回答似乎还满意。你不仅回答得流利、爽快，还能附加一些说明之类的东西。

“你会数数吗？”

“会。在幼儿园就会了。”

“能数到100吗？”

“能。我还能数到1000呢！”

“好极了，你数吧！”

我盯着你，心里在为你捏着把汗。你真能数到1000吗？在家里我好象只听见你数到过100，而现在你却夸口说能数到1000，这1000是随随便便就能数到头的吗？

只见你吸足一口气，眼睛仰望着天花板，显然是为了显示你的熟练，开始不带任何停顿地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数到20，你就接不上气了。你也许生怕老师以为你数不下去了，慌慌张张地咽下一口唾沫，想乘机吸进一口空气继续数，可这口唾沫你咽岔气了，你呛了起来。令我敬佩的是，你一边呛一边还在顽强地数：

“21,咳,22,咳……23,咳咳……”

你咳得脸都憋红了,脖子上爆起了青筋。

“好了,好了,”老师吓得连忙阻止你,“慢慢数,别着急。30以后加5数,行吗?”

你翻了翻你的眼睛,终于缓过气来:

“行! 30,35,40,45,50 55 60……”

数到后面你又加快了速度。老师大概怕你又会岔了气,匆忙打断你:

“行了! 行了! 不用数下去了。”

“不数了?”你惊讶地问。

“是的,不数了。”

你沮丧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你的心思,你夸口能数到1000,可才数到60,老师却说“不数了”,这未免太扫兴啦。但老师的及时打断还是很英明的,你用这种样子真数到1000的话,别说老师会受不了,我也会被你“数”出病来的。

“你会读汉语拼音字母吗?”

“会!”你显然又来劲了。

“跟谁学的?”

“我爸爸让我跟录音磁带学的。老师,要背吗?”

“不用了。你们开学后还得从头学起。”

我发现你苦着脸,差一点没哭出来。为了准备进

小学，整个暑假你已经能把汉语拼音背得滚瓜烂熟了，可现在老师却连口都没让你开，这不单是扫兴的问题，简直有点残忍了！

“你会唱歌吗？”

“会。”

这次你似乎有“经验”了，你也许害怕老师又会说出“不用了”的话来，趁老师还没来得及开口，你已经扯开嗓门唱了——这是你在省委幼儿园里学来的歌：

“雪花飞呀，雪花飞呀，
这片紧把那片追，依呀呀得儿喂！
雪花雪花飞到哪里去呀？
要给麦苗去盖被，依呀呀得儿喂……”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你竟有那么强烈的显示欲。坦率地说，你的歌唱得不怎么动听，不知为什么你的嗓音缺少稚童的清亮和圆润，似乎过早地显“粗”了点、“沙”了点。一些同事都说你的嗓音和我极象，有好几次坐单位的交通车回家，你在车下大声说话，车上许多人都以为是我来了，可走上车的不是我却是你，个别人惊讶得眼珠子都斗到一起去了。父子间的